

风栖梧

风会告诉你

□ 石兵

少年时,常常会在大山中迷路,每当这时我就会想起母亲的话,她对我说:“找不到回家的路,就去问问风吧,风会告诉你该往哪里走。”

风怎么会说话呢?它只会呜咽或是咆哮,只会低吟或是高唱,但是母亲说话的语气是异常坚定,她反复对我说着同一句话:“风会告诉你正确的方向。”

家在山脚下的小村落里,背对大山,面向大河,河上无桥,出村的小路只在山上有一条,所以,当我到了上学的年纪,总要三三两两作伴或是独自一人越过高高的大山。大山巍峨,人在其中便如一株微小的青草,举目四望一片荒凉,耳边只有或徐或疾的风声,心中常常会有一种迷失感。春夏时天长,往返时有路可循,还可以看看太阳辨别方位。可到了秋冬季节,夜来得越来越早,秋季的落

叶与寒冬的白雪常常会遮挡弯弯的小路,让我愈加不辨方向而迷失了回家的路。

迷路时,我便会想起母亲的话。母亲说,风是冷的就是北风往南吹,你只要顺着风的方向走便能找到家;风是暖的便是南风朝北吹,你只要顶着这份温暖便能找到家了。

母亲的话真的没有错。秋冬季节,风真的有了冷暖之分,凉风往南吹走了燥热,暖风向北带来了希望,寒风凛冽或是和风欢畅都有着固定不变的方向。

就这样,我真的听懂了风的语言,辨清了它为我指引的方向。我常常想,大山雄伟沉默,这风便是它身旁飞舞歌唱的小小精灵吧,将大山的厚重化作了轻灵,让大山上的每一个人都有了希望与方向。

后来,我走出大山,来到县城,再后来

又走出县城,栖身于繁华的都市,期间遇到过无数人与无数事,经历过无数次迷失与沮丧,也曾经无数次想起母亲说过的那些关于风的话语。

风其实从未改变过,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,不论是藏身繁华还是隐入荒凉,它的方向因循着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变换,演绎着昼夜更替冷暖凉。每当我陷入迷茫,总会找到一处空旷之地,寻觅到风的踪迹,聆听它对我的低语,所有的问题便都有了答案。

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风便是人心吧,人心渐冷便是寒冬将至,人心向暖便已离春天不远了,依顺着冷风便减少了它的刺骨寒意,迎着暖流便滋养着内心希望的种子渐渐发了芽,明白了风,便明白了人心,也便明白了这个世间所有的语言与爱。

最情时

灯光

长沙市岳麓区石佳冲小学 游文秀

夜静悄悄的,周围一片寂静。小山村显得格外的宁静。偶尔传来几声看门狗的叫声。此时,山脚下,小河边的一栋房子隐约透出点点灯光。近了,更近了,那灯光在漆黑宁静的夜晚显得格外的明亮,特别的温馨。那是我的家,一个可以让自己疲惫的身心放松的天地,一个遮风挡雨的宁静港湾。此时此刻,夜深人静,灯光依旧明亮灿烂。我知道,是她,我可亲可敬的妈妈,还在静静等待女儿的归来。我内心涌过一阵暖意,加快了脚步,只想早一步跨入家门,让妈妈早一点安心。

我脑海中忽然闪过许多关于灯光的画面,有感动,有温情。记忆中最早的画面是读小学一年级时,稚嫩的小手握住小小的铅笔,在不甚明亮的灯光下,一笔一画地书写着:“a、o、e……”那么认真,那么执着。渐渐长大,我明白了学习的意义。我不想继续父辈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生活,我要飞出这个偏僻、落后的小村庄。十几岁的我,比同龄孩子懂事得早,我明白,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,就要努力读书,考上理想的学校。因此,每当夜深人静时,在高高悬挂的白炽灯下,我一头埋进书堆,分门别类地复习功课。我那时特别勤奋好学,每天如饥似渴地学习。偶尔感觉累了,就伏在书桌上,眯一下眼睛。片刻后忽然惊醒,继续看书,做题。现在回想起来,有些许的感动,为自己。模糊的灯光下,留下了我寒窗苦读的身影。

中学毕业,考虑家里的情况,我放弃了去重点中学读高中的机会,选择师范。师范3年,在教室明亮的日光下,我专心致志地学习,看书,写作,画画,日子过得充实而愉快。我不羡慕同学的花前月下,舞池中的翩翩起舞。我发誓,每次都要争取拿一等奖学金,好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。我努力学习,苦练基本功,积极参加学校的社团活动。我的功夫没有白费,毕业时,我是那届毕业生中十个优秀毕业生之一。我用心准备,在优秀毕业生和特长生招聘大会上脱颖而出,我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心愿,由偏远的小山村分配到省城长沙,走上三尺讲台,成了一名小学教师。

参加工作后,有了自己的小天地。每天晚上,我总会在明亮的台灯下,静静地忙碌着,备课,批改作文,偶尔写一写心情日记。在这片小天地里,一切都那么安详自在,时间慢慢流逝,明亮的灯光在深夜璀璨夺目。

结婚后,我依然保持夜深人静时在灯下忙碌的习惯。有时,他在外有应酬,回来得晚一些,我总会在书桌前的台灯下等他。他说:“走在回家的路上,远远地看到黑暗中的那盏灯,那么亲切。所以,我总是尽早地赶回来。”

与灯光相依相伴的故事很多,每天都在演绎,不变的是对生活的热爱,对生命的执着。



风的颜色 叶溪/摄

朝花夕拾

那节我不敢去听的课

□ 付康松

昨天跟母亲聊天,母亲无意中提起,当年我中学的黄老师曾奚落过我父亲对我太不关心了,对父亲触动很大。

黄老师是我中学一年级的生物老师,是个性情清淡的青年老师,有才华又神秘。初中毕业前夕,我托父亲去找黄老师帮我补一次课。

他的才华,我在听他一年的课里领略过。他的神秘,则来自他淡然的性格,和众人口中流传的关于他的一个传闻。

那时,黄老师在考研,据说失败好多次了,那年已是他第七次考研。听已经高中毕业的师姐说,老师考研是为了一个女生。是老师大学毕业前在一所中学的高三班实习时认识的,女生后来在高考中考上重点本科,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省城的一个局里工作。

老师平素上课,从不带备课本、教材,只拿两支粉笔。在上课预备铃响时,他准时到教室门口,上课铃响第二遍,进来上课。讲到知识要点,就提高声音说:“翻到第×页,数到第×行,从那一句划起,一直划到……将这些都给我背下来!”老师不戴手表,从不看时间,但讲课的节奏把握得很好,总是在下课前5分钟结束讲课。布置完作业后,下课铃一响,他就头也不回地走出教室,一分钟也不停留。老师剪个很短的寸头,喜欢打篮球,身板结实,走路虎虎生风。

这样的单身青年教师,如同夜空里明亮的星辰,在女生心中笼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。

学校乒乓球赛,老师当评委,我们班一个打乒乓球很棒的漂亮女生参赛。比赛时,她穿了一条公主款的白色连衣裙,将一头及腰的长发披着,在头顶织了花式发辫,用好看的蝴



蝶顶夹来起,很美。她每接一个球,或发一个球,都故意转个圈。这样,她的长发和裙裾就在秋风里飞了起来,像一只白色蝴蝶翩然飞舞。

我偷偷看老师的表情,穿一身湛青色运动装的老师坐在藤椅里,两只手搭在藤椅的半圆形扶手上,眼睛半眯起,对女生的表演很冷然,照样铁面无私地按比赛规则扣她分,判她输、下场,我暗笑女生白费心思。

没有想到,老师竟会答应给我补课。父亲告知我:“明天下午全校的人去电影院看电影,黄老师会在他屋里等你,你去找他。”

第二天,大家都去看电影了,校园里静悄悄的,风从后山的树林里吹下来,带来一片火红的枫叶,在我头顶盘旋了一圈,飘落。我伸手接住它,红色的叶子上叶脉清晰毕现。

在半山腰的枫树旁有一排黑灰瓦砖平房,其中一间小屋,门开着,像善意地暗示。老师住在那间干净整洁的小屋里,以前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去过。

可是,今天我敢独自走进去吗?他在我心里,有如神一样地存在。我站在操坪的古樟树下仰望那间小屋,望了很久。

几个小时过去,电影散场,大家陆续回学校,那间小屋的门慢慢关上了,天空忽然落起雨来。

“站在雨里,泪水在眼底,不知该往哪里去……”

不知谁家传出收音机播放的歌声,那歌

惠觅芳踪



郭立亮/摄

挖藕人

□ 陈惠芳

洞庭湖,烟波浩渺处
看不见这些藕,这些挖藕人
像看不见自己的根
看不见自己的血脉

望着良辰美景,抒情的诗人很多
犹如起落的水鸟
在天空,划着绝妙的抛物线
这些挖藕人,在水中
像围着一盆炭火一样
围着新鲜的湖藕

如果下雪,如果寒冬提前到来
如果候鸟也感应了生活的节奏
他们必须挖,像麻雀寻觅最后一粒粮食
挖,挖,挖
从冰冷的泥水中,取火

万叶集

白衣送酒

□ 张觅

有一年重阳节,晋代大诗人陶渊明却无钱买酒,于是便独自在东篱下赏菊,并采摘了一束菊花握在掌心之中。

此时,秋风瑟瑟,菊花盈园,在风中飘飘洒洒,极是可爱。清香弥了满园。抬眼望去,远处青山悠悠一发,直叫人胸怀大畅。陶渊明神思飘逸,逸兴横飞,不由得又想,此时要是美酒相伴,那可真是人生清福至乐了。

就在这时,他看见一个年轻的白衣使者向他走来,手上还提着两坛好酒。陶渊明看着那酒,一时间没有移开眼光,难道天下真有心念刚动便即刻事成之事?结果那人真的走上前来,恭恭敬敬地把酒送上,自称是江州刺史王弘派来送酒的。王弘喜欢结交天下名士,曾多次给陶渊明送酒,也是他的一个老友了。

陶渊明大喜过望,即刻便开怀畅饮,并以掌中菊花下酒,菊香酒气,令大诗人醺然若醉。而开怀痛饮、大醉之后,陶渊明诗兴大发,即兴吟出了《九日闲居》这一首名诗:“世短意常多,斯人乐久生。日月依辰至,举俗爱其名。露凄暄风息,气澈天象明。往燕无遗影,来雁有余声。酒能祛百虑,菊解制颓龄。如何蓬庐士,空视时运倾!尘爵耻虚罍,寒华徒自荣。敛襟独闲谣,缅焉起深情。栖迟固多娱,淹留岂无成。”

这个故事见于南宋檀道鸾的《续晋阳秋》,是极温暖的一处闲笔。后来“白衣送酒”也成了典故,比喻自己所渴望的东西朋友正好送来,遂心所欲。

当孤独地徘徊在秋日的冷风中时,有朋友记得你的喜好,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及时送来一份慰藉,这是怎样的感动呢?天地都瞬间变得明亮了。

声陌生得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。有一瞬间,除了老师的小屋,其他一切在我眼里消失了,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。

“落雨了,快走啊!”一个女同学从我身边跑过去,看见我在雨里发懵,她又转身回来,拖起我的手往教室跑。

几个月后,老师被中科院录取为研究生,全乡震动,老师成了我们中学的神话。

那是1993年秋天,我们乡里这所普通的县级中学降级为乡级中学前夕。那个传说中的姑娘——老师喜欢的女生,出现了。除了她一米七几的身高有点超乎我的想象之外,她和我想象中的样子几乎一模一样:白净、斯文、清秀,戴一副细黑边眼镜,说话的声音特好听。